

《遂昌杂录》版本源流考述

邓倩

(暨南大学,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 郑元祐流传至今的作品有两部, 即《侨吴集》与《遂昌杂录》, 目前《遂昌杂录》的研究较少, 对《侨吴集》的关注度更高。《遂昌杂录》仅一卷, 所载内容却十分丰富, 既有当时社会的政治问题, 又不乏日常生活中的闲趣杂闻, 是当时元代社会状况的真实写照, 其中对宋末高节之士的记载更能体现郑元祐的政治立场与处世态度。在郑元祐的作品中, 除了诗歌之外, 铭、箴、赞、跋、书、疏、序、记、碑志、行状等文章的比例非常高, ②《遂昌杂录》在流传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 首先是书名的变化, 除《遂昌杂录》一名又有《遂昌山樵杂录》与《遂昌山人杂录》两种, 各本情况不尽相同, 其间的传承关系与流变中的问题也应得到分析。本文在刘春慧硕士论文《郑元祐及〈遂昌杂录〉初探》的研究基础之上, 补充考辨《遂昌杂录》单行本的版本流传脉络, 并厘清郑元祐“山樵”“山人”名号之别。

关键词: 《遂昌杂录》; 郑元祐; 版本

DOI: doi.org/10.70693/202609167827

一、《遂昌杂录》其书与作者概况

(一) 《遂昌杂录》

《遂昌杂录》, 又名《遂昌山樵杂录》、《遂昌山人杂录》, 是郑元祐所作笔记体著作, 虽然精短, 但内容十分丰富。《遂昌杂录》以元代名臣高官的言行事迹为主题, 夹杂宋末轶闻, 其中不乏奇闻异事, 山水名胜之景。《杂录》所载内容, 时间跨度较大, 上至宋末灭亡, 下至元朝统治晚期, 历经社会动荡, 其中亦有忧国忧民之语。“故书中所列人名, 上犹及见宋诸遗老, 下及见泰哈布哈、倪瓒、杜本, 并见杜本之卒。多记宋末轶事, 而遭逢世乱。亦闻有忧事之言。”③郑元祐一生交友广泛, 与杨维桢、顾瑛、张雨、倪瓒等一代名士都有很深的交往, 经常参加玉山草堂的诗会, 与一众骚人雅士相互唱和。郑元祐是玉山集会的座上宾, 他也常常受邀为很多人的书画作文, 为人题跋、铭、写序等。“遂昌郑元祐与君交久, 相厚善, 俾之为楼记。”④《遂昌杂录》无疑成为了当时社会生活与郑元祐思想动态的缩影。

(二) 郑元祐生平与著述

郑元祐(1292-1364)字明德, 浙江遂昌人。寓钱塘, 又徙吴县。博学能文, “郑君墓志铭: 郑元祐, 字明德, 遂昌人。儿时, 乳媪提擗, 右臂脱骱, 左手写楷书, 规模备至, 世称一绝。又自名尚左生。至正十七年, 授平江路教授, 升江浙儒学提举”。⑤其著作有《遂昌杂录》《侨吴集》。

(三) 历代书目著录

《遂昌杂录》最早见于《元史·艺文志》, 著录: “《遂昌杂录》一卷”。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一七九《经籍考》载: “郑元祐《遂昌杂录》一卷”, 并注明有读画斋本、《稗海》本; 嵇璜《续通志》卷一百六十《艺文

作者简介: 邓倩(2001-),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中国史。

② 邓云: 《郑元祐研究》,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年。

③ (清)永瑢等撰: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一《子部三十二》,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年, 第8934页。

④ (元)顾瑛撰, 杨镰整理: 《玉山逸稿》卷二《白云海铭辞》,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年, 第113页。

⑤ (元)萨都刺: 《雁门集》卷十二《苏大年郑君墓志铭》,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 第620页。

略五》著录：“郑元祐《遂昌杂录》一卷”；祁承燬《澹生堂藏书目》卷十一子类：“《遂昌杂录》一卷”；丁仁《八千卷楼书目》二十卷，卷十四：“郑元祐《遂昌杂录》一卷，读画斋本、稗海本”；顾修撰、朱学勤补《汇刻书目》，于卷四、卷六、卷十三、卷十六多处著录“《遂昌杂录》一卷”；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一《子部三十二》：“《遂昌杂录》一卷，内府藏本”。以上为历代目录典籍对《遂昌杂录》的著录情况，各书所载书名互有差异。

二、现存版本梳理

《遂昌杂录》的版本众多，有单行本和丛书本两大类，今据《中国古籍总目》《中国善本书总目》以及笔者目验，列叙《遂昌杂录》的主要版本于下。

（一）单行本

此明抄本名为《遂昌山人杂录》。无格二十一叶；左右双边；半叶十行二十二字。此本内容较多，有二十六条内容，包含“高昌廉公”“邓山房先生”“张太尉”“许时识”“尤公江南探谍”“宋太学生东嘉林”“义与岳君仲”“奉大公”“王溪月”“闽人郑所南先生”“谢皋父先生”“邓中齐先生”“龙虎山人”“两浙连使”“江右杜君”“江浙儒学提举柯山斋”“宋季琴士汪水云”“中奉大夫”“初庵先生”“湖隐先生”“钱塘石函桥河西僧”“闽人陈无梦”“吴人郑元”“宛丘赵工”“宋京畿各衙门”。此本最大的特点是存在很多异形字。

此书后题有一跋语，其内容为：“此明人钞本广客从遂昌山人集录合一册，徐健庵藏书，传书楼书目中有之亦王君九遗书，孙助廉挟之南来。集于文化部以故退还，余又自孙实君得取归置案上，经月未遑谦价，今又检及重阅一过，书实甚佳。遂加印记容缓之价值，余取书之实君多矣，每有经年未结之账渠亦不来促还。念之可笑，漫记数语。时将出发至吾鲁淮扬一游，行前稍整书籍目而及此。又以册有士礼居毛子碧印次伪印色殊劣，然仿制则殊精也，建庵四印则真迹也，更证以谕后之阅者。辛卯六月十九日。”^①此内容围绕明人钞本展开，先是介绍其来历，与徐健庵、王君九、孙助廉、孙实君等相关，经辗转得归置案上，因将出游前整书重阅，肯定书佳，提及书册印鉴情况（士礼居毛子碧印伪、印色劣但仿制精，健庵四印真），题跋语者意作记留为规谏后来阅者。除此之外附有小记一则：“此册终以三石米之价得之，是王君九书之归。余者并此共有五种矣。孙助廉近又南来，以高直攫书以去，余近见黄跋青芝山堂钞本，明皇十七年事及富春堂刊曲四种，议直未谐。即为访之，闻已赴苏州矣，此人颇有魄力，每至一处书市，即不寂寞，亦可爱矣。辛卯九月六日灯下坐，漫书，黄裳记。”^②此本除跋语与小记之外，有多处印章，开篇印章为“黄裳小雁”“毛晋私印”“黄裳收藏”，在篇尾为“黄金满囊不如一金”“建庵”“八千卷楼”“北京图书馆藏”。凭借书中钤盖的藏书印章，可梳理出《遂昌山人杂录》单行本的递藏脉络。此本先后历经明代毛晋汲古阁、清代徐乾学传是楼，清末归入丁氏八千卷楼，近代又为黄裳所收藏，今藏于国家图书馆。就版本源流而言，《遂昌杂录》并无元代刻本存世，现存早期文本以抄本为主。笔者推究其缘由：郑元祐身处元末明初鼎革之际，战乱频仍、社会动荡，刊刻书籍需要稳定的环境与充足的财力，在这样纷乱的时代条件下，刊刻雕版难以实施，故而元代刻本未能产生，亦无元刻本流传后世。

（二）丛书本

目前学界对《遂昌杂录》丛书本的版本源流、编次体例与文字异文已开展较为充分的考辨，研究积累相当扎实。本文于丛书本部分不做重复的全面校勘梳理，仅在前人成果之上对版本脉络做简要汇述；唯对历代目录著录存在分歧、文本内容与编次尚存争议的问题，方结合现存传本重点辨析，多着笔墨加以考释说明。

1.《说郛》本

清顺治三年宛委山堂本《说郛》收《遂昌杂录》，凡十一叶，左右双边，白口，单白鱼尾（上鱼尾），版心镌书名、叶数，半叶九行二十字。内容有十六条，为“高昌廉公”“邓中齐先生”“张太尉”“许时识”“宋太学生东嘉林”“宛丘赵工”“奉大公”“闽人郑所南先生”“宋季琴士汪水云”“中奉大夫”“初庵先生”“张太尉”“宋僧温日观”“宋巨珰李太尉”“贾相”“梁溪王文友”“谢后北迁”“嘉议大夫”。缺少“尤公江南探谍”等。

^①（元）郑元祐：《遂昌杂录一卷》，明抄本，第25页。

^②（元）郑元祐：《遂昌杂录一卷》，明抄本，第25页。

清涵芬楼本《说郛》收《遂昌山樵杂录》，凡七叶。版心镌卷名，下方刊“涵芬楼”，黑口，单象鼻，双鱼尾，四周单边，半叶十二行二十五字，共十六条。分别为“礼遇儒士高昌廉公”“邓山房”“宋巨瑯李太尉”“闽人郑所南先生”“嘉议大夫”“谢皋父先生”“三胡先生”“温日观”“朱良吉”“中奉大夫”“宛丘赵工”“钱塘石函桥河西僧”“钱塘西湖”“嘉议大夫”“王月溪”“宋京畿各衙门”。一方面涵芬楼本于各条记载前配有标题，或概括记事内容，或标举传主姓名。如首条记廉希宪礼遇儒士，题作“礼遇儒士”。明宛委山堂本《说郛》则不加标题，直接叙事。有无篇题，是涵芬楼本与宛委山堂本及其他版本的显著差异。^①另一方面内容不同：宛委山堂本共有17条记录，而涵芬楼本为16条，两本间有9条所述大体相同，记事主体大体一致，文字间略有不同，少数仅语序改换，内容并无出入。^②

2.《古今说海》本

《古今说海》传本较多，所收《遂昌杂录》在内容、体例上存在差异。明嘉靖二十三年陆辑俨山书院、云山书院刻《古今说海一百三十五种》本，题《遂昌山樵杂录》，凡十五叶；版心镌卷名、卷数，上署“说略辛集”、下刊“云山书院”，单象鼻、白鱼尾、四周双边，半叶八行十六字。内容共十五条。分别为“宛丘赵工”“初庵先生”“嘉议大夫”“宋季琴士汪水云”“谢后既迁”“闽人郑所南先生”“邓中齐先生”“宋太学生东嘉林”“贾相”“宋京畿各衙门”“宋僧温日观”“宋巨瑯李太尉”“高昌廉公”“许时识”“尤公江南探谍”。其中“尤公探谍”一条各本有异：《说郛》两种版本将探谍前后事迹合为一条，《古今说海》本则拆为两条，后世版本多承袭此拆分方式。整体而言，《古今说海》本《遂昌杂录》的内容与编次，更接近《说郛》宛委山堂本。

明嘉靖刻本《古今说海》一百四十卷中为《遂昌山樵杂录》。其内容共有18条。分别为“高昌廉公”“邓中齐先生”“张太尉”“许时识”“宋京畿各衙门”“宋僧温日观”“贾相”“宋巨瑯李太尉”“宋太学生东嘉林”“宛丘赵工”“奉大公”“嘉议大夫”“和静先生”“闽人郑所南先生”“宋季琴士汪水云”“初庵先生”“宋僧温日观”“谢后北迁”。缺“尤公江南探谍”。

清宣统元年刻本《古今说海》，收录《遂昌山樵杂录》，凡十叶，单边；书耳镌“古今说海”“说略辛集”“遂昌山樵杂录”，全书共十八条。“宛丘赵工”“初庵先生”“嘉议大夫”“宋季琴士汪水云”“谢后既迁”“闽人郑所南先生”“邓中齐先生”“宋太学生东嘉林”“贾相”“宋京畿各衙门”“宋僧温日观”“宋巨瑯李太尉”“高昌廉公”“许时识”“尤公江南探谍”“和靖先生”“张太尉”。此本内容精短，部分内容不全。

3.《稗海》本

清康熙振鹭堂补刻明万历商氏半楚堂《稗海四十八种》本，载《遂昌杂录》，版心有卷数与书名，黑鱼尾、双边、单象鼻，半叶九行二十字。《稗海》本的《遂昌杂录》内容比较零散。虽然《稗海》本刊刻粗糙，但内容却较《说郛》两本与《古今说海》本大有增加。《说郛》两本皆16条记录，而《稗海》本则45条，在所增条目中，有一些条目是因编排体例的不同所导致的增加。^③《稗海》本所增内容，均以人物事迹为主，它集《说郛》两本与《古今说海》本的内容于一体，内容上有所增加。错误较多，如开篇将“高昌廉公讳希贡”作“希真”。

4.《历代小史》本

明刻本《历代小史一百六十种》收录《遂昌山樵杂录》，凡六叶；版心镌卷名，上方刊“历代小史”，黑口、单象鼻、黑鱼尾、四周双边，半叶十一行二十五字。《历代小史》的内容精短，刊刻精良。未见《稗海》本中内容叙述混乱的情况。但也有错误。与底本明抄本相比多为刊刻之误。此本与其他本最大的不同是有笔墨点校。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四库本《遂昌杂录》为独立收录，十八叶，上下双边，黑鱼尾，半叶八行二十一字，总计四十五条。其所述内容与《稗海》本最为相似，条理却较《稗海》本清晰，不仅编排有序，同时对《稗海》本的内容有所增补。^④《古今说海》四库本《遂昌山樵杂录》与前述《古今说海》本内容相同，共十八条。四库本之中，题名《遂昌杂录》

^① 刘春慧：《郑元祐及〈遂昌杂录〉初探》，内蒙古师范大学，2013年。

^② 刘春慧：《郑元祐及〈遂昌杂录〉初探》，内蒙古师范大学，2013年。

^③ 刘春慧：《郑元祐及〈遂昌杂录〉初探》，内蒙古师范大学，2013年。

^④ 刘春慧：《郑元祐及〈遂昌杂录〉初探》，内蒙古师范大学，2013年。

者是现存内容最完备的版本，书前附有提要，为其突出特征。

6. 《读画斋丛书》本

清嘉庆四年桐川顾氏《读画斋丛书》本，名《遂昌山人杂录》，六叶，版式为半叶九行二十一字，双象鼻、无鱼尾、四周双边。该本版面清晰，然部分文字残缺。书后跋语评《稗海》本、介绍作者并剖析记事，内容近似四库提要而更简练；全书共四十五条，与四库本条目数量一致。

7. 《学海类编》本

清道光晁氏活字本《学海类编》，题《遂昌山人杂录》，版式半叶九行二十一字，白鱼尾、双边，凡十八条。民国九年涵芬楼影印道光十一年晁氏活字本，题名《遂昌山樵杂录》，共七叶，半叶九行二十字，黑口、单象鼻、双黑鱼尾、四周双边。《学海类编》由曹溶编纂，汇辑唐宋至清初文献，分经翼、史参、子类、集余四类，为清代大型丛书。道光本与涵芬楼本在内容、体例上同于明《古今说海》本，仅书名一作“山人”、一作“山樵”，二者分析详见后文。

8. 《笔记小说大观》本

民国《笔记小说大观》本，题《遂昌杂录》，石印，版心镌卷数，黑鱼尾、双边、双象鼻，半叶十四行三十二字，版式特征独异于他本。全书共四十五条，内容、体例同《四库全书》本、《读画斋丛书》本，卷首附提要一则。

9. 《旧小说》清刻本

《旧小说》本的内容是众本之中最为精短的，仅有“廉希贡”、“张太尉”“尤宣抚”、“贾相”、“林景曦”、“郑所南”、“邓中斋”、“马绊”、“赵天锡”9条记录，但其体例与《说郛》涵芬楼本相同，在每条记录之前，均有一个小标题，从而让所载内容更为清晰有秩。

三、总结

（一）“山人”与“山樵”

遂昌山人与遂昌山樵都是书名，按照固有思维认为郑元祐应是遂昌山人更为合理一点，但按《侨吴集》所留名应是遂昌山樵，“幸先以予言饒诸芝云石上，异时与彝鼎、旗常并为不朽矣。夫岂卿云、芝草之谓乎？至正己丑秋八月望，遂昌山樵某记读书舍。”^①其他文人笔下也是称为遂昌山樵，“遂昌山樵录云：客吴下，有田寄城南报国寺。”^②“亦是檀栾池上枝，却缘殊色借胭脂。清阴忽讶繁红藉，劲节难从染绛移。结实定为朱凤食，腾空堪作赤龙骑。多应血泪湘妃尽，客赋梁园总未知。遂昌山樵郑元祐。”^③由此看来虽然固有思维应称为山人，郑元祐每逢落笔都为山樵之名。因此《遂昌山樵杂录》应为正确书名。而《遂昌山人杂录》可能是在流传过程中遭到修改，认为山人比山樵合理，于是改为山人，其名应是《遂昌山樵杂录》。《室名别号索引》^④中记载郑元祐号遂昌山樵。

（二）未见版本

今据《中国古籍总目》《中国善本书总目》以及笔者目验，有三个版本未曾见到，为：《遂昌杂录》《续百川学海》明刻、《遂昌山人杂录二卷》清徐景福校补、《遂昌山人杂录二卷》清光绪二年遂昌徐氏丹泉书塾刻本（南京）。这些版本可能在流传过程中遭遇损毁未曾保留下完整书籍，因此这几个版本虽在目录书上有所记载，但无实本。

综上，《遂昌杂录》自元末成书之后历经数百年辗转传抄与刊刻，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大体分化为单行本与丛书本两大版本系统。两大系统文本源流各有脉络，单行本多为私藏，与丛书本文本内容并不互通。凭借《遂昌杂录》单行本卷中钤盖的历代鉴藏印记，可清晰梳理出此本跨越数百年的完整递藏脉络：此本源出明末著名藏

①（元）郑元祐撰：《侨吴集》卷十一《芝云堂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349页

②（明）李羽著，魏连科点校：《戒庵老人漫笔》卷三《郑所南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84页。

③（明）郁逢庆撰，贾素慧校点：《郁氏书画题跋记》卷九《遂昌山樵郑元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36页

④ 陈乃乾等：《室名别号索引》，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90页。

书家毛晋的汲古阁旧藏，毛氏以广收宋元善本、校刻典籍闻名江南，所藏诸本向来为版本学界所重；入清之后，此本转入昆山徐乾学传是楼，传是楼为康熙朝首屈一指的私家藏书楼，所储多传世珍本秘笈；清末时期，该书归钱塘丁氏八千卷楼所有，八千卷楼作为晚清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是近代江南最重要的典籍庋藏地；近代以降，此本为当代著名藏书家黄裳先生悉心珍藏，黄氏毕生着力搜求元明稀见笔记抄本，对此本尤为宝爱；历经数百年辗转流转，今此本入藏国家图书馆，作为元人笔记的代表性传本完整保存至今。其中丛书本多以《说郛》本为底本承袭而来，各丛书本之间虽整体框架相近，但文字、条目编排仍存有细微异文与局部差异。郑元祐本人的诗文集在后世并未得到广泛的推崇与深入研讨，然而《遂昌杂录》这部笔记作品在元明之际仍对一部分文人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书中多记元代名臣高士言行、宋末遗闻轶事，史料价值突出，亦为后世考察元代士人群体的精神面貌、思想取向与元鼎革之际的社会变迁，提供了珍贵的一手文献史料。

参考文献：

- [1]叶燕萍.《遂昌杂录》初探[J].名家名作,2023,(28):42-45.
- [2]刘春慧.郑元祐及《遂昌杂录》初探[D].内蒙古师范大学,2013.
- [3]高建国.《南村辍耕录》史源研究：以抄录问题为中心[D].内蒙古大学,2011.
- [4]邓瑞全,陈鹤.郑元祐《侨吴集》校勘整理札记[J].历史文献研究,2011,(0):203-205.
- [5]邓瑞全,陈鹤.郑元祐《侨吴集》校勘整理札记[C]//历史文献研究(总第30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03-205.
- [6]邓云.郑元祐研究[D].浙江大学,2008.

A Study on the Edition Origins and Transmission of Suichang Zalu

Deng Qian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2, China

Abstract: Two works of Zheng Yuanyou have survived to this day, namely Qiaowu Ji and Suichang Zalu. At present, Suichang Zalu has attracted less scholarly attention compared with Qiaowu Ji. Though consisting of merely one volume, Suichang Zalu covers a wide range of subjects. It records both political issues of the era and anecdotes of daily life, serving as a faithful depiction of social conditions in the Yuan Dynasty. Its accounts of loyal scholars at the end of the Song Dynasty further reveal Zheng Yuanyou's political stance and life philosophy. Apart from poems, Zheng Yuanyou's writings contain a large proportion of inscriptions, admonitions, eulogies, postscripts, letters, petitions, prefaces, records, epitaphs and biographical sketches. Several problems emerged during the circulation of Suichang Zalu. The first concerns variant titles: besides Suichang Zalu, it is also known as Suichang Shanqiao Zalu and Suichang Shanren Zalu. Different editions vary greatly, so their lineage and evolutionary issues deserve analysis. On the basis of Liu Chunhui's master's thesis *A Preliminary Study on Zheng Yuanyou and His Suichang Zalu*, this paper supplements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standalone editions of Suichang Zalu, and distinguishes Zheng Yuanyou's courtesy aliases "Shanqiao" (Mountain Woodcutter) and "Shanren" (Mountain Hermit).

Keywords: Suichang Zalu; Zheng Yuanyou; editions